

幸福教育三题

□ 邱 荷

摘要: 谈论幸福教育,首先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何谓幸福教育?从形上之维来看,幸福教育应该是符合人的自然状态和天性,遵循德性的要求,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教育。二是幸福教育何以可能?从形下之维来看,幸福教育首先要体现为一个师生精神愉悦的过程,其次要有一套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最后要建立一个科学可行的幸福教育指标测量体系。三是我国的幸福教育如何得以实现?幸福教育的实现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制度、教育的方式方法等等,但从我国来看,当下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在于党的执政理念、领导方式的转变以及国家整体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教育治理模式的形成。

关键词: 幸福教育;自由全面发展;幸福教育指数;教育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4)06-0023-06

收稿日期: 2014-09-30

作者简介: 邱荷(1974-),男,湖南平江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理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高等教育研究。

一、何谓幸福教育

对幸福教育的定位首先在于对幸福的理解。从形上之维看,历史上的哲者们主要从幸福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状态、道德状态和社会状态这三个角度来对幸福进行解读,这也是我们探索“何谓幸福教育”的三个路径。

(一)幸福教育是符合人的自然状态和天性的教育

老子认为人要幸福就要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孔子赞赏学生颜回能安贫乐道,“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庄子认为“与天和者,谓之天乐”^[3]。这些哲者并不是说要否认人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是强调物质和感官享受只是人外在的东西,如果人们过于追求功名利禄反而会受其累。在他们看来,幸福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是对生命的一种精神超越,就是一个人要合乎自然,顺从物和人的天性。

既然幸福是生命的一种自然展现,那么幸福教育不应是教人追求外在于人本质的东西,而在于教人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愉悦,使人在一种合自然的教育状态中来体验生命的美感和境界。一方面,幸福教育应遵循受教育者的自然天性。中国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道家推崇的“道法自然”、“率性而行”的教育价值观都强调了这一道理。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也认为,“自然的道路就是幸福的道路”^[4],教育要“归于自然”,要尊重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杜绝灌输、压制、强迫的教育方式,依循教育对象的天性,释放他们的潜在能量,培养独立自主和自由的人。一句话,“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本质”^[5]。另一方面,幸福教育应关注生命的发展,指向人的终极关怀,实现生命价值的提升。人的生命可以分为生物性生命、精神性生命、价值性生命三个层次。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生物性生命的基础上有精神追求,从而在价值层面超越自我。“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6],是“使人获得能够真正像一个人一样生活的丰富的精神世界”^[7]。所以幸福教育不仅仅在于生存能力的培养,更在于使人认识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意义、创造生命的价值,是一种超越生命、提升生命质量、获得生命价值的教育活动。

(二) 幸福教育是一种德性教育

人仅仅满足于一种自然的感性状态显然是不够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8]。斯宾诺莎在《人及其幸福简论》中将理性主义贯穿于他的整个幸福观始终,认为追求至善是哲学的最高目的。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强调幸福的最高层次应是心灵的最高德性,德性是人幸福的最高价值标准。康德对“德性即幸福”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形而上思考。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感觉世界,要遵循自然法则,追求感性欲求满足的幸福。同时又指出,如果人都以满足感性需要的利益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那么“幸福是什么”就会被弄得混乱不堪,因为人本质上是一个理性世界的存在物,在追求自身幸福的时候必须遵循道德立法。他认为正是道德法则使人能够超越纯粹的动物性而追求更高的幸福,保证了人的幸福区别并超越于动物的本能欲望。因此,他强调道德和善良意志是值不值得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按照上面的逻辑,幸福教育理当是一种德性教育。首先,幸福教育其行为本身应该是合道德的、善的实践活动。离开了道德,教育就会失去其基本的行为准则,就会误入歧途,将毫无幸福可言。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贯穿民主的教育原则,坚持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尊重个人权利,强调个性自由,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尼尔·诺丁斯认为关怀是人的本质需要,指出学校要以关怀学生为首要任务,成为“既有可能向善,也能吸引人们向善的地方”^[9]。其次,幸福教育应培养有道德的人。因为有德性之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要怎样追求幸福和享有幸福。孔子认为教育是培养“君子”,苏格拉底认为是培养具有正义感的公民,柏拉图认为在于培养“勇敢”的卓越公民,使人和城邦和谐相处。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要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优良品质的培养,使其成为具有“真、善、美”完美人格的人。正如W·杰克森所说,“总结教育的使命时,‘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知识的追求’好得多”^[10]。

(三) 幸福教育是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教育

幸福是人的本质体现。托马斯主义者认为幸福或至善就在于人的自身本质的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类不幸的

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只有当作为人的对象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时^[11],这一对象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人才获得真正的幸福。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劳动实践,这一本质要在社会性中才能把握和实现。因此,马克思一直向往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人摆脱自然的奴役成为自觉的主体;另一方面,人才能成为自己发展和幸福的主人。因此,“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人类幸福的最高状态。

基于这一分析,幸福教育应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其一,幸福教育应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实现。教育应使人的个性、人格、体力、智力等以潜能形式沉睡于人体内的各种本质力量得以唤醒,人的社会关系、认识水平、思想道德、精神境界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人的本质力量通过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来,因此应改变知识本位论,树立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发挥个性自由。正如蔡元培所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13]其二,幸福教育应使人的社会性得到全面实现。教育应该在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应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在生活和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合作互助精神,促进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共同发展,培养德、智、体、美、情全面发展的人,树立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有担当的人。其三,幸福教育应与劳动实践相结合。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

二、幸福教育何以可能

幸福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价值规范,而且是具体的、实践的,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从形而下的维度来看,幸福教育是一种快乐的教育,体现为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有一个科学的测量体系。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15]。洛克也强调,“极端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

受的最大的快乐”^[16]。快乐首先来自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恩格斯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17]。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一方面,良好的物质条件是幸福教育实现的基础。教育要有充足的投入,要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争创一流的办学条件,要努力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创造幸福的能力。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习得一技之长得以谋生,更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使学生成为拥有智慧的人,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物的满足中获得的快乐只是一种低级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才是高级的快乐。精神需要是人的更高级的需要,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幸福教育是一个精神愉悦的过程。这就包括教师生活得有尊严、有地位;有以人为本的校园人文环境,教学活动是师生两个教学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心灵沟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育方式、人才评价体系都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创造性为中心。洛克认为,只有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幸福,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培根认为,只有能够利人、爱人,为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幸福尽职尽责的人才是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因此,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还要理解幸福和快乐的真谛,其中“树立正当幸福观是前提,培养学生的幸福能力是关键,形成学生的幸福品质是目标”^[18],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懂得幸福、追求幸福、享受幸福的人。

“制度是社会发 展由可能到现实的一个解”^[19]。对幸福理想的追求最终往往落实为一种制度的设计,如柏拉图构想了理想国,马克思描绘了共产主义制度。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20],公平、正义的制度是幸福实现的根本保障。弗雷·斯塔特勒指出:“幸福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人领域内,而且宪法安排以及具体的制度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产生关键影响”^[21]。幸福教育的实现离不开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我国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就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更加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问题”。教育公平包

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因此,幸福教育的实现首先要在法律上保障人人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教育公共治理,完善教育决策方面的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可选择性的教育制度。其次就是要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从伦理角度看,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入学机会的均等、教育条件的均等和学业成就机会的均等三层涵义”^[22]。一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制度,切实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地区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就强调,不能只关注总量的增加,而“不注意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23]。二要完善弱势群体的补偿制度。罗尔斯曾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当它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时才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具体来说,要对低收入人群、边、老、穷地区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实行倾斜;要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完善现有的助学金、贷学金制度,同时鼓励民间建立慈善性质的基金会组织,吸收民间资金,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经济困难。三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学生、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招生、就业制度,实现阳光招生,建立公开透明的招聘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努力推进大学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真正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边沁第一次明确地把幸福论建立在功利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苦乐的计算测量幸福的多少。穆勒认为快乐有数量区分也有质量区分,提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即:幸福=满足(效用)/欲望。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GNH)。随即这一概念在国际走红,许多国家都先后制定本国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对本国的幸福程度进行测量。与此同时,对公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也得到不断的开发和发展,有幸福感量表、单个项目的满意度量表和一些其它的应答式量表等。教育的公平程度也是国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但是对教育的幸福程度进行测量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幸福教育真正要得到很好的实施和推进,对教育的幸福程度进行全方位的测量就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教育幸福指

数,对教育的幸福程度进行总体上的评估。教育幸福指数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教育投入的总量及其占GDP的比例,教育投入的构成、分配;教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师待遇,教育的公平状况;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程度;教育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程度,教师和学生对教育活动的参与程度;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权益保护状况等。另一方面要开发一系列量表,对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以便及时发现教育活动中影响他们幸福的主要因素,然后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教育主观幸福感主要涉及教师和生活状况、身心健康程度、受尊重程度、个人的自我实现及其所持的价值观等。幸福感的测量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涉及诸多社会因素,又涉及心理状况,因此,对教育幸福感的测量在实践中对测量指数的构成应根据具体对象和情况不断进行改进,把整体幸福感的测量与单个项目的测量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得出科学的答案。

总之,幸福是人的幸福。幸福教育既要符合“人”的规定,又要符合幸福的规定,充分尊重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道德性和实践性,通过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教育制度,创新教育环境,革新教育理念和办法,使教育不仅成为人的幸福之旅,更是培育创造幸福的人的过程。

三、幸福教育之实现

幸福教育既可言说,亦可欲求。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飞速发展,但离幸福教育还有很大差距。从宏观层面看,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现状没有改变,甚至愈发严重,学校领导由上级任命,只对上级负责,教职员工的主体地位、切身利益不能得到尊重,教育腐败突出,学术权力边缘化;没有处理好思想领导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学术自由的边界模糊,学术功利化趋势明显;教育公平缺失,市场、政府、学校在教育中的关系没理清,政府管得太多太细,学校缺乏自主权。从中观层面来看,教育体制不健全,各级政府对教育的职责不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不顺,教

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尽合理,教师的选拔、评聘、评价制度不科学,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人才选拔和就业制度有瑕疵。从微观层面来看,学生负担重,教师压力大,应试教育仍大行其道,教育理念、方式方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于这些现象,政府和教育界都有共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加大学校的自主权,努力推进教育公平,确立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推进考试制度的改革,尝试教育的部分市场化,实行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但从实践效果来看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改革从来就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教育的视域来思考幸福教育的实现,往往变成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我们这些好的教育理念、改革措施没有成效,甚至难以为继,就是在既定框框下要有所作为,这等于戴着镣铐跳舞。教育的发展有自身的普遍性、规律性,但教育也有阶级性、政治性,幸福教育的实现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建设幸福中国这一政治主题之下的,脱离这一主题来思考幸福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从当前来看,幸福教育真正要实现,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在于党的执政理念、领导方式的转变,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国家整体改革的顺利推进。

实现幸福教育的根本在于党的执政理念、领导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对教育的领导是基本的政治要求,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全盘照搬国外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肯定行不通,同时完全不顾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不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也不行。中国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的本质要求和教育规律统一起来。统一好了,教育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幸福起来。从现实来看,党对教育的领导方式方法与人的本身价值、教育规律还有一些不融洽的地方,比如总把党对教育的领导理解为党对教育事务的包揽,对人事、财政、思想的全面管控,以为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结果导致教育活力不够、自由缺乏、幸福度不高。其实,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根本上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于其主体地位得到体

现,创造性得到发挥,人的生命和价值得到尊重。因此,党的领导是要领导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不是事事包办,替人民当家作主。党对教育的领导也必须基于这一根本点,具体来讲就是要处理好党的政治领导、行政领导、学术权力和教职工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使其各归其位、各负其责、互相监督。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党的思想领导与学术自由的关系。思想自由是幸福的核心要素,也是教育的基本要求。没有思想自由的教育毫无创造意义,肯定是不幸福的。当前,我国正站在社会转型的关键路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但是如何来统一,首先要清楚几点:一是思想领导不等于思想控制,在信息化时代,你想控制都难;二是思想领导不等于思想的一元化,思想多元化是常态,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历史证明,整个社会一个声音的时候往往不是思想高度统一的时候,而是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前兆;三是革命时代的思想灌输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理论水平相对较高,既有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又有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这与思想灌输格格不入。因此,思想领导要从思想控制转换到思想引导上来,党的宣传机构要大力宣传社会主旋律,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加强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同时要允许存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鼓励思想上的争鸣,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学术自由。党要有高度的执政自信,党的正确领导、实际行动是最好的思想宣传。要确信,只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难伤大雅;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即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亦于事无补。

实现幸福教育的关键在于实现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的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主体的多样化。除了政府外,企业、自治组织等都是主体之一。二是渠道的多元化,管理是从上至下的,而治理既可以从上到下,也可以从下到上,更多的是平行的。三是方式的现代化。治理要求更加科学、民主,强调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治理要求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

之间的关系,努力调动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我国的教育还是一种管理模式,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权力运行从上至下,管理方式是强制性的而非协商。我国教育官僚化严重、发展活力不够、效率不高都与这套管理模式紧密相关。因此,幸福教育的实现必须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其一,实行政府放权提升教育活力。要通过法律确立政府、社会、市场在教育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政府主要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依法对学校办学进行监督管理,提供业务指导、咨询和意见。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实行学校法人治理,学校拥有完全的人事权、财政权、办学权,确保决策民主、执行规范、监督有效。其二,健全社会参与增强教育发展能力。完善社会参与教育管理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学校管理,切实保证学校办学的合理、合法、高效、优质。促进教育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鼓励它们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组织对学校办学质量、效果进行评估。建立健全重大教育决策听政制度,鼓励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监督。其三,运用市场机制提高教育效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促进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发展,比如说学生实行学分制,校长和教师实行聘任制等等,运用市场机制对教育的收费、财政拨款、经费投入进行调节,运用发放教育券等方式促进学生用脚投票,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效率,形成与私立学校良性竞争的局面,通过委托代理和合同的方式,委托社会中介或其它社会组织举办教育等。

幸福教育的实现依赖于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依赖于我国整体改革的推进。改革是一场更为艰辛的革命,它需要我党有坚定的改革决心,运用丰富的政治智慧,具备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只有整个社会改革顺利进行,教育领域的改革才能取得实效,教育才会成为真正幸福的事业。

参考文献

- [1] 老子.道德经[M].文若愚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67.
- [2] 孔子.论语[M].文若愚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42.
- [3] 庄周.庄子[M].任思源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51.
- [4] [法]卢梭.爱弥儿(上)[M].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76.

- [5]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 教育学基础[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37.
- [6] [德]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4.
- [7] [苏]霍姆林斯基. 学生的精神世界[M]. 吴春荫, 林程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2.
-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
- [9] [美]Noddings, Nel. Educating Moral Peopl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2: 9-23.
- [10] [美]菲利普·W·杰克森. 什么是教育[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23.
- [11]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1.
- [12]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13]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56.
- [14]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12.
- [15]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03.
- [16] [英]洛克. 人类理解论(上册), [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236.
- [17]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239.
- [18] 王长华. 幸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5.
- [19] 鲁鹏. 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5.
- [20] [美]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
- [21] [瑞士]弗雷·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 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 静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93.
- [22] 张长征, 邹志坚, 李怀祖. 中国教育公平程度实证研究: 1978-2004——基于教育基尼系数的测算与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2): 10.
- [23] [印度]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 于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90.

Three Questions of Happiness Education

QIU He

Abstract: We should solve three basic problems about happiness education. Firstly, what is happiness education? From the metaphysical dimension, happiness education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human nature,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of virtue, and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condly, how is happy education possible? From the metaphysics dimension, happiness education must be a happy proces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must have a se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system, and there should be a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index measuring system. Thirdly, how can happiness education be realized in China? To achieve happiness education is related with many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idea, education mode,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 methods and so on, but the most critical and fundamental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 ruling philosophy and leadership style, the actualization of national overall reform and the 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pattern.

Key words: happiness education;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happiness educatio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mode.

(责任编辑 黄建新)